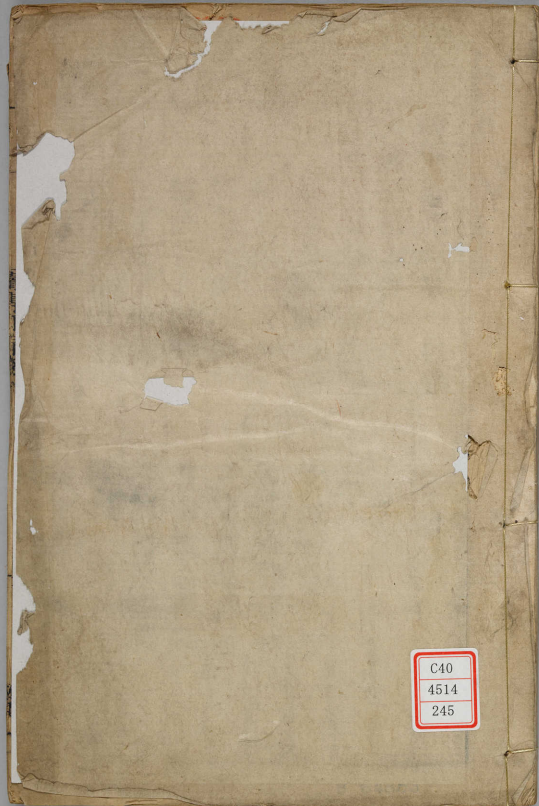




C40
4514
245



續傳燈錄卷第一目錄

大鑑下第十世

汝州首山念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汾陽善昭禪師

葉縣歸省禪師

神鼎洪諲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廣慧元璉禪師

三交智嵩禪師

鐵佛智嵩禪師

首山懷志禪師

仁王處訐禪師

智門迴罕禪師

鹿門慧昭山主

丞相王隨居士

已上十二人見錄

山黃蘗重謐禪師

福聖善瑫禪師

B 64853

百臺契曠禪師

契聰上座

已上四人
不錄

續傳燈錄卷第一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一

大鑑下第十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陽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俗塵勞因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隨機扣發歷泰諸方知識七十一貢最後到首山一日首山陞座師出問曰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約象王行處絕狐踪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

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剝力致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隆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然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旣至燕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道俗同曰汾陽而不敢名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

者卽便齧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又上堂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覲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

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
決擇溪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
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耳如
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
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
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于
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
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
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
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

府灌鉢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
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
須薦取不是等閒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
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師爲并汾苦寒乃罷夜叅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
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
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
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
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
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

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劒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與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

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鎗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領麥飯臥草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曰徧天徧地問真正脩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淡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契箇甚麼師曰天酥陀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

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叅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且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

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云七十里師曰汝也隨我不得侍者出云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某甲即到師曰汝却隨得老僧言訖謂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逝侍者卽立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叅首山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卽觸不喚作竹篋卽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

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如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脣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脣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舟曰恁麼卽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淡淡處師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確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

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厠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一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

道看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叅學須具叅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

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溪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闍黎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賽南神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唧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

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曰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誣禪師裹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

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闍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卽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卽以已馬負師至十年始成龕席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

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饑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

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泊不到此間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爭恠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

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廣州張氏子初叅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叅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

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答佛話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

向汝道問青山淥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豎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溪溪處處師曰鳥龜水底溪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刮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問溪山巖

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
佛法師曰奇恠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
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晝見簸
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階上問如何是
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
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
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
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
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卽是用
錐卽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

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
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
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張茂崇太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
直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萬
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問寸絲
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
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
子盡夜開上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
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

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報答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愁殺曰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底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通上徹下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衆

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獐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作麼生是許外甥底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曰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益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

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
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
地上水碓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楊億侍郎
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
磚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
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土木下
鐵曰怎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
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
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

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
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
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積
去良久曰苦哉蝦蟇蚯蚓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
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速速退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范陽人叅首山問如何
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
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
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
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

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
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山曰
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
狐精山曰惜取睂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
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
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
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鈎四海祇釣獐龍格外玄談
爲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
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
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

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
麼則便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
椎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
人師曰暗傳天子勅倍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
俱奪師曰無頭蝦蟇脚指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曰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
生師曰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
師曰金剛手板闕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
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謔問臨濟推倒黃

檠因甚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雞啣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上堂寒溫冷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

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見出涅槃堂三交卽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雖刀各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叅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叅頭擬議第二僧打叅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垛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

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卽瓦解水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瞞師曰草賊大敗

隨州智門迥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

僧使近上坐使曰鷄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什麼第二筵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憶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臥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溪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續傳燈錄卷第一

續傳燈錄卷第一

續傳燈錄卷第一

續傳燈錄卷第一

續傳燈錄卷第一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一 字六千六百八十五
該銀三兩零一分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襄楚釋宗鏡對

續傳燈錄卷第二目錄

大鑑下第十世

智門祚禪師法嗣三十人

雪竇重顯禪師

延慶子榮禪師

百丈智映禪師

南華寶緣禪師

護國壽禪師

九峰勤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黃龍海禪師

彰法澄泗禪師

雲臺省因禪師

青山好禪師

慈雲紹詵禪師

已上十二人見錄

芙蓉文喜禪師

清溪省肇禪師

德山僧可禪師

翠峰覺顯禪師

百丈月禪師

翠巖奉鸞禪師

歸宗省一禪師

廣慧清順禪師

天童寶堅禪師

百丈智贊禪師

廣教義嵩禪師

蘄陽口詮禪師

靈泉曉禪師

長松襲禪師

藥山宣禪師

廣福允恭禪師

太平清禪師

大龍德宣禪師

文殊真禪師法嗣一人

洞山曉聰禪師

見錄

南臺勤禪師法嗣二人

高陽法廣禪師

石霜節誠禪師

二人見錄

黑水景禪師法嗣一人

黑水義欽禪師

見錄

五祖戒禪師法嗣四十人

洞山自寶禪師

泐潭懷澄禪師

北塔思廣禪師

雲蓋智顥禪師

翠峰慧顥禪師

四祖端禪師

五祖秀禪師

天童懷清禪師

白馬辯禪師

水南智昱禪師

海會通禪師

義堇子祥禪師

十王懷楚禪師

定慧道海禪師

雁蕩文吉禪師

洞山妙圓禪師

寶嚴叔芝禪師

已上一十
七人見錄

西禪文岫禪師

舜峰蒙正禪師

海會顯同禪師

功臣慈應圓禪師

瑞巖珪禪師

三角幽禪師

大明明禪師

五祖昉禪師

大愚達禪師

中宮登禪師

景德簡禪師

舍利該禪師

雲居慶禪師

永安圓禪師

十王清禪師

雍熙德興禪師

六合修已禪師

德山文燦禪師

龍牙遷禪師

梁山了奇禪師

隨州報恩和尚

舒州龍門和尚

瑞巖圓禪師

已上二十
三人無錄

福昌善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上方齊嶽禪師

育王常坦禪師

金山瑞新禪師

福昌詢禪師

已上四
人見錄

夾山惟俊禪師

德山文捷禪師

靈峯顯英禪師

公安智珠禪師

四明贊禪師

元封政禪師

開聖道如和尚

已上七人無錄

乾明信禪師法嗣三人

藥山彞肅禪師

西禪垂白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保唐無約禪師

無錄

福巖雅禪師法嗣四人

北禪智賢禪師

衡嶽振禪師

已上二人有錄

衡山了實禪師

國寶李琛殿撰

已上二人無錄

開福賢禪師法嗣三人

日芳上座

見錄

大陽文昱禪師

雙溪生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報慈嵩禪師法嗣一人

興陽遜禪師

見錄

德山遠禪師法嗣八人

開先善暹禪師

禾山楚材禪師

資聖盛勤禪師

鹿苑圭禪師

大中仁辯禪師

菩提桂芳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欽山悟勤禪師

王氏山普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西峯豁禪師法嗣一人

南安岩自嚴尊者

見錄

廣教志禪師法嗣二人

四面山懷清禪師

見錄

興化友清禪師

無錄

雲頂敷禪師法嗣一人

樂營將

蜀人無錄

石門紹遠禪師法嗣七人

清居浩昇禪師

廣濟方禪師

雲頂鑑禪師

道吾契詮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澧州善來禪師

襄州惠遠禪師

隨州崇實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梁山觀禪師法嗣五人

羅紋德珍山主

藥山利昱禪師

梁山巖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雲巖清眺禪師

大哥和尚

已上二人無錄

德山晏禪師法嗣一人

德山智先禪師

見錄

北禪感禪師法嗣一人

南禪聰禪師

見錄

谷隱儼禪師法嗣五人

谷隱契崇禪師

見錄

谷隱法誨禪師

開解重懿禪師

鷲嶺懷堅禪師

蘄州懷令和尚

已上四人無錄

普淨覺禪師法嗣二人

張生居士

給事陶穀居士

二人無錄

靈澄上座法嗣一人

夾山真首座

無錄

廣濟通禪師法嗣二人

南華智度禪師

九華勸

師

已上二人無錄

乾明穆禪師法嗣一人

因勝燈禪師

無錄

承天昭禪師法嗣十一人

靈泉皓昇禪師

藥山用和禪師

夾山省宗禪師

靈泉用淳禪師

夾山仁秀禪師

黃龍思卿禪師

嘉魚法珍禪師

開福寶賢禪師

興教居祐禪師

崇聖志珪禪師

彰法悟顯禪師

已上俱無錄

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
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
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
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
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
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
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
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
曰未審祇甚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
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卽是師曰清風

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
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
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
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
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
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
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
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旣辯
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
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曾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
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
青霄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
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
何師曰穿過鬪體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
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
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
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
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咬咬地
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

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
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曾師曰
鬧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
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
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
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曾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
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
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挾肉問龍門
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曾師

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
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簑帶雨歸曰二十年後此話
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毘盧底人師還接否師
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
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
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
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
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
衆前共相唱酬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
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卽燎却而

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卽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
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閃爍復云
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
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
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
來明月上孤峰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
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
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
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

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鬼神不能測爲甚麼
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
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
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
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
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
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
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
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
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

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
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
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
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
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窗善法堂前請
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
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櫛示
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胸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宰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
石見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

韶州南華寶緣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
低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
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
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峰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

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
堂曰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
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者
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
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
火筴便撼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舌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
裏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日出世後如何師
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

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
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
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
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
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眞拳
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有南嶽則無問
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

一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
何師曰問取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
中間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
復州青山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昔日靈山親授記今朝汶水令方行僧云恁麼則
雷布雲門洞雨灑景陵城去也師曰九宮八卦

福州慈雲山紹詵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額上汗
出問如何是慈雲山師曰徒勞仰面看問如何是慈
雲水師曰急

文殊真禪師法嗣

換述

新修金鑑卷三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韶州杜氏子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洲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洲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峰祥菴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漓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

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叨叨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溪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鶻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卽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卽得古卽是今今卽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鶻白鳥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鶻便白鳥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鶻也有白底鳥久立

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
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饋子落處麼汝
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
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
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
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
也久立上堂春寒凝沍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
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
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瞋睡露柱却惺惺
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

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
輸王稅了鼓腹唱巴謠問德山人門便棒猶是起模
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
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
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
枯槁甚檐水潏潏稜初比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
過蓮華峰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
人天眼目也許公旣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曰
語言渾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
鏡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峰

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叅禪學道莫茫
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厓羸甚見人無力得
商量唯有鏤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
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
墮坑落塹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
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
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

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階道便
好回去更莫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黑水璟禪師法嗣

峨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
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寶禪師壽州人生娼室無姓氏爲人廉謹
性慕佛乘於硤石寺受業修頭陀行糲食垢衣叅戒
和尚發明心地大著名聲常在五祖會主寺事一日
戒病令行者於庫司取生薑煎藥師叱之行者白戒

戒令將錢回買師方取薑付與戒心重之後遊叢林
至洞山時聰公居焉特加敬重聰歿遺言令繼其席
適郡守亦以書囑戒舉所知者主之戒云賣生薑漢
住得也遂開法於洞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
似或曰腰長脚短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言猶在耳僧云恁麼則五祖嫡子雲門兒孫也師曰
日馳五百示衆曰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
中莫有把柁者也無衆無對師曰賺却一船人移住
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來問甚官吏云縣尉令

換迷

系傳錄卷之二

十

合二

避道師立道左避尉馬跪不行師曰建畜生却識人
尉知是師作禮馬乃行復遷雲居一夜山神與師肩
輿遶寺師呵曰擡上方丈去神直擡上方丈師爲人
精嚴護持戒法初行脚時宿旅店一夕爲娼女所迫
與同寢榻師坐禪至曉娼女索宿錢師與之出門自
燒被而去娼女以實告其嫗遂請歸置齋禮謝謂真
佛子也然性好名事邊幅初得法於戒和尚戒暮年
棄衆造焉師以其行藏落人疑似弗爲禮上堂說偈
譏之曰嗟見世誦訛言清行濁多若無閻老子誰人
奈汝何戒遂造大愚一日於僧堂前倚拄杖談笑而

化師雖有盛名叢林亦以是少之師嘗作達磨祖師真讚大爲叢林所稱誦序曰師真圖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真乾坤廓落讚曰師相兮世所稀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佳少林兮慳懃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文不加點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事師曰東涌西沒僧云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僧云如何是佛師曰左手書右手字僧云學人不會師曰拘頭折脚

潭州雲蓋山志顥禪師僧問豹巖霧卷鳥道雲開海衆咸臻潮音願振師曰月映千江白僧云恁麼則五雲嶺秀三井風清師曰雲開萬里新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山角金屏掩松羅玉帳垂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紫袍公子少雪頂野僧多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遮天蓋地僧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趙州道底師顧視大衆喝一喝曰諸禪德莫是賓主歷然麼莫是先照後用麼莫是照用同時麼若恁麼會臨濟宗風平沉苦海旣不恁麼會作麼生商量良久喝一喝拍繩床一下又上堂曰昨日三今日四把斷要津放開捏聚無限禪徒特地罔措喝一喝

蘇州翠峰慧顥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僧云恁麼則五祖嫡子也師曰猿

肅老松枝

蘄州四祖山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晒却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有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僧云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水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無語師曰車不橫推理不曲斷

明州天童山景德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沙僧云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僧云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上

照迷
堂曰西湖隱出山峰秀樓櫓參差若畫成禪流共在
祇園住莫教虛度一平生便下座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僧
云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曰欲識解脫道今日參較
早唯念路行難水湊魚不少參又曰欲識解脫道雞
鳴已天曉趙州庭前栢打落青州棗喝一喝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
清光滿目僧云學人不曾師曰捺灰抹土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蓋椀笠僧云學人不曉師曰行

時頭戴頂坐則挂高閣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
拾遺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曾問幾人來僧云卽今問和尚師
曰且莫虛頭

蘄州十王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巍巍堂堂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有人問了僧云意旨如
何師曰靜處薩婆訶

蘇州定慧道海禪師僧問諸佛出世已涉繁辭作麼
生是的旨師曰逢人不得錯舉僧云不因一事不長

一智師曰恠之不及

温州雁蕩山靈峰文吉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
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
老黃梅僧云恠麼則韶陽兒孫祖峰嫡子師曰雁蕩
天台僧云祖意已蒙師指示爲人一句又如何師曰
兩重公案問昔日靈山分半座欽光對面被搽糊今
朝此席又如如是還有完全句也無師曰一步兩步僧
云金風吹落葉玉露滴青松師曰緊峭草鞋僧云一
回舉著一回新師便打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
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恠麼則頂禮去也師
曰天台柳栗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覲頭
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
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
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
峰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上堂千花競

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床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涕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

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江陵福昌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花開金谷煖柳拂玉墀香僧云恁麼則春令旣行萬方道泰師曰開口迷全體無言露半身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舜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皮褻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益州郫縣西禪垂白禪師僧問香煙纔起大衆雲臻祖意西來請師垂示師曰心光自照僧云恁麼則一

句於師親領得永鎮郾城萬古傳師曰是人有分

福嚴雅禪師法嗣

衡州常寧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擲盃峰巒秀名高海外傳僧云昔日福嚴親得旨今朝此地化迷途師曰終是飽叢林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起僧云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除夕示衆曰年窮歲盡無可與大衆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土田米飯煮菜根燒楮火與大衆圍爐唱歸田樂何以如此免得倚他門戶傍他牆致使時人喚作郎下座時有僧從後大呼曰縣有吏至

師反顧問其所以僧云和尚殺牛未納皮角師笑擲煖帽于地與之僧就地拾得跪進云天寒還和尚帽子師顧問侍者倚遇曰如何遇云近日城中紙貴一狀領過又上堂良久曰冤苦冤苦作什麼百丈不在老僧今日困下座又上堂呵呵大笑曰爭恠得老僧南嶽衡嶽寺振禪師示衆曰阿呵呵瘦松寒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平謠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婆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真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今覓焉覓當機隱顯兮絲髮諸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

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操行清苦智識明達遠禪師在德山師往依之一日遠陞堂顧視大衆云師子頻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解遠云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遠然之自此機辯迅捷禪林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又叅雪竇顯顯愛其後逸留坐下數年欲舉住明州金鵝師聞之書二偈於壁而去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厠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三十餘年四海間尋

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趁出山
後住開先嗣德山遠禪師却通雪竇書山前婆子見
專使來問云暹首座出世爲誰燒香專使云德山遠
和尚婆子遂罵云雪竇抖擻屎腸說禪爲汝得恁麼
辜負恩德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
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
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
聖齊榮且道承什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出現
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旣丈夫我亦
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

推排一箇半箇先達出來遞相開發也祇是與諸人
作箇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荆山
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
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
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問靈山一會何異
今日師曰莫妄想僧云作家宗師師曰三十年後自
有人知問說佛說祖雪上加霜如何是默默之機師
曰口邊喫棒僧擬議師便喝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
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僧云
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僧云學人不
會師曰少室山高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清貧長
樂僧云來後如何師曰濁富多憂問如何是露地白
牛師曰瞎問妙峰頂上卽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
曰把手過江來僧云高步出長安師曰脚下一句作
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什麼
萬木不同師曰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
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僧云更深夜靜時如何師
曰老鼠入燈籠問警噺警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
面如今夜叉頭師乃曰選佛選祖今正是時莫祇恁

麼懷疑終日如斯見解已過平生幸逢勝集對衆決
擇然則此事亦非在爭鋒唇舌所以道併却咽喉唇
物道將來如此則便可以忘懷自得取定方寸自然
常光現前各各孤運其間山河大地不得見聞萬象
森羅尋常顯發還有於此承當得底麼旣然各自孤
運更教阿誰承當草衣輸野客木食屬山人珍重又
上堂曰一若是二卽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
兼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師住
開先凡十八年後示滅于本山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

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迥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已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闌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

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獸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卽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刹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刹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碁雲卓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

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辨得縑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叅

興元府大中仁辯禪師僧問如何是焦崖境師曰庭前寒栢老祖意不西來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胡僧深碧眼跣足躡階行

益州菩提桂芳禪師僧問諸佛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三春物象妍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溪花紅似錦岸柳綠如藍僧云便恁麼

去時如何師曰未曾騎竹馬切忌跨金龍

西峰豁禪師法嗣

南安巖自巖尊者生鄭氏泉州同安人年十一棄家依建興臥像寺沙門契緣爲童子年十七爲大僧遊方至廬陵謁西峰耆宿豁禪師豁清涼明禪師高第雲門孫也太宗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乞還山師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爲行人害師爲說偈戒之而蛟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澗師以杖撻之而水流出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爲神師遂去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師止

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
賜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家畫其像飲食必祭
鄰寺僧死師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
中間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
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字畫險勁如壁窠大篆吏
大怒以爲狂且慢已去僧伽黎曝日中旣得釋因以
布巾幪首而衣白服師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各半因
不語者六年巖寺當輪布而民歲代輸之師不忍置
書布束中求免吏得之愈怒追問亦不答以爲妖焚
其布帽火盡而帽益明鮮乃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

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行自後稍發
語後遊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
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師住三年而成叢林
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爲行舟碍師舟過焉摩挲之曰
去去莫與人爲害槎一夕蕩除有僧自惠州來曰河
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於
南海爲衆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
偈曰天零灞水生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陰
菩提僧卽舟唱偈而舟爲動萬衆譁呼至五羊有巨
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繹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

彌無多聞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
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
亦無今於是世間文字語言一覽誦念無所遺忘偈
語章句援筆立就師示人多以偈然題贈以之中四
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異迹甚著所屬狀以聞詔
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叅趙安仁以下皆贈詩師未嘗
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
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臥而化謚曰定光圓應禪
師

廣教志禪師法嗣

舒州四面山懷清禪師初住蘄口興化僧問臨濟三
玄似石女向波中作舞雲門關候閃鑠如鷄子過新
羅去此二途興化當行何令師曰道什麼僧云恁麼
則和尚與古人出氣師曰再犯不容僧應喏師以拄
杖打禪床曰若不點破將謂山僧瞌睡

石門遠禪師法嗣

果州清居山浩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
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趁春草

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啗黑豈
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
庭柱傷寒

懷安軍雲頂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
王婆煮餛飩曰爭奈卽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
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玉上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水

梁山觀禪師法嗣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
僧元是廣南人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
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叅三藏聖教與諸
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
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
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
不得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
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

撰述

新修傳金卷一

大衆笑你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劒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焰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

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牛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成佛道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溪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撰述

續傳燈錄卷二

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曾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瘡人歌

續傳燈錄卷第二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二字一萬零七百
該銀四兩八錢一分五厘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三目錄

大鑑下第十一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十六人

石霜楚圓禪師

琅邪慧覺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石霜法永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龍華曉愚禪師

天聖皓泰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投子圓修禪師

太子道一禪師

已上十一人見錄

乾明了同禪師

疎山曉珠禪師

荊南竹園禪師

湖州羅漢興禪師

汾陽侍者

立化已上人無錄

葉縣省禪師法嗣八人

浮山法遠禪師

寶應法昭禪師

大乘慧果禪師

已上人見錄

石門守進禪師

廣慧懷慶禪師

承天退猛禪師

什方水禪師

香巖海仙禪師

已上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三

大鑑下第十一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嘿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

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

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籠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叅年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師曰一任蹕跳年乃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塲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嘿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

從師於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三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

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腳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画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柳示雙趺天人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

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豎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捲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虛一聲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鎧鎗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諶禪

師昀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昀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昀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昀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昀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昀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輦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昀見延稱師知見可興臨濟

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忘軀爲法者集焉上堂先實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

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廬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之一兩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叅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實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

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

不得祇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直
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以
何爲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
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
報犬有驅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
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
騎牛臥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卽不問你諸人脚
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
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

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
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
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
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
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
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
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石與五
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
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
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

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柳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卽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旣是護法善神爲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着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個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

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卽尼乾歡喜無卽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礱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柱上齧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明明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

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脇僧堂作此字_{三三三}几_{三三三}几_{三三三}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師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旣得涼風便休將橈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沒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

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

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已卯據佛

運統紀則師入藏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輿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剎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叅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烏鶩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卽不問迦

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實中實師曰手攜書劒謁明君曰如何是實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貓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豎拂卽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衲

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劒梁落膊輪降欵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床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呼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底急東涌西沒一句卽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泛波心簑衣箬笠從他破咦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樵三賢十聖是

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生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攪捨猶是功勛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帶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俊鷹快鷄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捥蜆撈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

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
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
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
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
是何模樣懣懣峰後卽不謂以諸人馬銕裏藏身一
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非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
方丈上堂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
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
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
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

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
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
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
寢息何故鰥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悠不知時上堂
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
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
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
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
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
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

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邪有定
軌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太原王氏子纔陞座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
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
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
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
僧良久師打禪床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
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
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

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
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
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
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
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
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
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
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
喧轟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頃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

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會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珍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蟇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眾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撲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二鬢毛斑爲甚麼不道第

一鬢毛斑要會麼金盞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皇臺上堂衆集乃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巖巖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擎起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下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餒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勝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搏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

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恠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

主舉頌曰絕頂西峰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
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
西沒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盡
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
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
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
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
來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
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

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
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
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
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
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
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
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湊一丈不可爲關黎鎖
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
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
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

百鳥啣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爲甚麼不啣
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
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
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
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
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
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
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
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負善

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

遇後住問
法昌

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
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聲師曰向道不在說甚
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
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育
扭住曰我這裏虎狼縱橫尿牀鬼子三面兩度來討
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
我見汾陽來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
門須辯取曰莫抵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
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

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曰雲門餠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對共譚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人大話頭也

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河東人到琅邪邪問埋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牆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卽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

龍潭劒師曰觸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朝叅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留踪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然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

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柏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更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

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輓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龍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恠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

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鵲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
惜師曰勘破了也上堂莫更論古話今只據目前事
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
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
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傍文忠遽收
局請因碁說法師卽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
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
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祗解閉門作活不會
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
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竈而時

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僊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
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
迷悟幾多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
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
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
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
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
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
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
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

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溪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卽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

好喝一喝曰叅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
生是出身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
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
塵卽垂見佛卽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
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苦處若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
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
會師曰雨下泥生

續傳燈錄卷第三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三 安仁九百九十一
亥錄同前卷內分層 制溪樓書院對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四目錄

大鑑下第十一世

谷隱聰禪師法嗣三十五人

金山曇穎禪師	洞庭慧月禪師
仗錫修已禪師	大乘德遵禪師
竹園法顯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仁壽嗣珍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
龍華齊岳禪師	石門守進禪師

已上十二人見錄

谷隱可宗禪師

棲隱自然禪師

承天訥元禪師

湖州上方新禪師

翠峰普禪師

鳳皇了同禪師

壽寧慧靈禪師

雲門靈毅禪師

安樂通照嚴禪師

襲親圓慧禪師

廣教了同禪師

蘇州泗洲秘禪師

雙林已禪師

疎山古禪師

普明澄禪師

福勝集禪師

廣德遠禪師

普照和尚

杭州覺圓上座

文康公王曙居士

谷隱薛大頭和尚

已上二十三人無錄

神鼎謹禪師法嗣十四人

開聖寶情山主

妙智光雲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夾山子英禪師

潭州龍興禹禪師

隨州善光蘭禪師

枕峯清契禪師

鰲口政禪師

永康延超禪師

德山懷宥禪師

靈芝子政禪師

濠陽希譽禪師

龍興慧牧禪師

高田法明禪師

靈巖文智和尚已上十二人無錄

廣慧璉禪師法嗣七人

華嚴道隆禪師

慧力慧南禪師

廣慧德宣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已上四
人見錄

華嚴明禪師

佛迹雲皎禪師

雲臺已親禪師已上三
人無錄

梁山巖禪師法嗣一人

梁山善冀禪師見錄

道吾詮禪師法嗣一人

天平契愚禪師見錄

歸宗柔禪師法嗣九人

羅漢行林禪師

天童新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已上四
人見錄

護國法端禪師

雪竇清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古田道成禪師

崇聖道珍禪師已上五
人無錄

百丈恒禪師法嗣三人

西賢澄湜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雲門知永禪師已上三
人見錄

撫州崇壽稠禪師法嗣四人

雲臺令岑禪師

資國圓進禪師已上二
人見錄

淨土惟素禪師

天童子凝禪師已上二
人無錄

撰述

續傳燈錄卷四

雲居錫禪師法嗣四人

般若從進禪師

清化志超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淨衆先禪師

法濟海蟾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慈雲謚禪師法嗣一人

谷隱法全禪師

無錄

石霜誠禪師法嗣一人

岳麓珪禪師

無錄

羅漢仁禪師法嗣一人

龍潭從曉禪師

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四

大鑑下第十一世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杭州丘氏子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

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

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蹣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會念佛也無師曰不會念佛曰爲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污人口上

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
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
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敎普賢休嚮口中鍊
勸人放開豁枯駕切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
量喝曰捏捏叅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抵是無人
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
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
佛是奴婢一大藏敎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
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
道一大藏敎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鎚井

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
御獼差異猴上堂五千敎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
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
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
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
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
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
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
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
敎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

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鈎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鈎又直餌又無猶如海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淡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

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馱曰撥出虚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雪壓觸體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已禪師杭州人與浮山遠公遊嘗卓菴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隣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莫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

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舶船過海赤脚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精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卽也大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卽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填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

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舶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雞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叅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

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暎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鎖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汴州人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

届中都方接塵譚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贖座曰一箭落雙鵬公曰上座爲甚座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

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神鼎謹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實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
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
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
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
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怖傳說師於言下有省
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
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
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

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
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
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
不得入臥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
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覺問
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
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
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
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
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卽奏疏舉璉自代

禁林待問秘殿談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睂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

攢眉師長喏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蹠跳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橡埕裏坐地不打閹梨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建寧人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溪辨公曰恁麼則

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
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
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斲時如何諒曰一
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
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
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
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
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
夙以頑蠢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
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慚

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
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
痾神慮迷恍殆及少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
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
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
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
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蘗黃蘗嗣百丈丈
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卽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
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
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

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
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叅尋如
雪峰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
愚終承黃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
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
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
出於鼇峰也欣幸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
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閭浮提
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
得勸人疎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

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
比丘少慙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問公
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
知柴重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
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勢環曰
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呌曰有賊環下藥於公
前叉手側立公瞠目視之曰少輦林漢環拂袖而出
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收環乃
槌胷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
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嗑嗑聲公書偈遺李都尉

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卽至公已逝矣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麼不肖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不會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隣可隔爲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仔細上堂纔坐

忽有猫兒跳上身師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
今朝耶舍示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
無良久拋下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
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
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曾失却
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
去不問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
審在什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眞佛師曰爭敢

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
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
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
而終塔于寺之東南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建寧人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
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
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唱罷棲賢今
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

曰箭過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叅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毘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啜噉看便下座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

溪山比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旣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拘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勅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本州蔡氏子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杭州資國圓進山主本州人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杭州董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沒交涉
續傳燈錄卷第四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四 字六千四百一十二个
該銀二兩八錢八分五厘 襄楚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大鑑下第十一世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六人
雲居曉舜禪師
佛日契嵩禪師
百丈暹禪師
泐潭懷澄禪師法嗣三十三人
育王懷璉禪師
承天惟簡禪師
西塔顯殊禪師
大滄懷宥禪師
太守許式郎中
建山堅禪師
靈隱雲知禪師
九峰鑑韶禪師
崇善用良禪師

續傳燈錄卷第五目錄

大鑑下第十一世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六人

雲居曉舜禪師

佛日契嵩禪師

百丈暹禪師

泐潭懷澄禪師法嗣三十三人

育王懷璉禪師

承天惟簡禪師

西塔顯殊禪師

大滄懷宥禪師

太守許式郎中

建山堅禪師

靈隱雲知禪師

九峰鑑韶禪師

崇善用良禪師

慧力有文禪師

雪峰象敦禪師

雲居守億禪師

洞山永孚禪師

令滔首座

已上十一人見錄

壽聖普誥禪師

金鷲靜旻禪師

廣慧遇新禪師

會初慶誠禪師

清陽忠禪師

南泉靖禪師

智者岳禪師

靈泉子象禪師

壽聖志明禪師

永安智禪師

南蕩利勤禪師

衡嶽永恩和尚

蘇州洪澤禪師

洪州元亨和尚

明州啟霞和尚

天聖道禪師

大滌智明禪師

臨安慧和禪師

永安道昇禪師

藥山紹新禪師

雙嶺處賢禪師

歸宗守輪禪師

已上二十二人無錄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七人

洞山清辯禪師

一人見錄

洞山鑒遷禪師

月華海林禪師

月華慶雍禪師

南臺文禪師

華光誨禪師

長慶慧恩禪師

已上六人無錄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三人

玉泉承皓禪師

一人見錄

永樂德忠禪師

北塔從穩禪師

二人無錄

雲蓋志顥禪師法嗣二人

雲居文慶禪師

一人見錄

栖賢堅禪師

一人無錄

翠峰慧顥禪師法嗣二人

廣果擇能禪師

德山讓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四祖端禪師法嗣一人

廣明常委禪師

見錄

海會通禪師法嗣二人

水南文秀禪師

承天和禪師

二人無錄

雁蕩文吉禪師法嗣一人

淨光爲覺禪師

見錄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四人

天聖守道禪師

一人見錄

天聖楚祥禪師

極樂用基禪師

上方守能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上方齊嶽禪師法嗣一人

東山順宗禪師

見錄

育王常坦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澄逸禪師

湖山擇賢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夾山惟俊禪師法嗣一人

夾山遵禪師 無錄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七人

興化紹銳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興化暉禪師

北禪順禪師

白兆垂素禪師

南嶽子祥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十三人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天童元楚禪師

萬杉善爽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鷺湖恭禪師

九仙元舜禪師

廣慧文浹禪師

開先海淵禪師

安國思皎禪師

上方善全禪師

法濟善禪師

長慶紹新禪師

洞山慧圓禪師

已上九人無錄

禾山楚才禪師法嗣五人

曹山雄禪師

一人見錄

北禪昇禪師

報恩紹端禪師

薦福守機禪師

新豐全湛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資聖感勤禪師法嗣二人

本覺省文禪師

資聖子璋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一人

梁山應圓禪師

見錄

續傳燈錄卷第五目錄

續傳燈錄卷第五

大鑑下第十一世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龕猛忽悟浮
幻投師出家乃脩細行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
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
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叅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
若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
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憊憊卽還洞山

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蟇趕鷄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鴒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會寫真鎮府出鎖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

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開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卽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篋縛起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

潭州大瀉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諾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叅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敎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敎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加嘆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敎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貧聞鼯鼠聲至中夜而

化闇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塋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磻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洪州太守許式叅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屨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洲既有異兆僉知祥應齟齬出家卅角圓頂薦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卽募叅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于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 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卽以頌回進曰有節非于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 帝覽大悅

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 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旣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

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乞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
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峰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
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
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賜歸林下今從
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
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旣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
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峰韶公作疏勸請明之人
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
公軾知杭州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
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

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
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
逮委順後獲於篋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
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出高水闊曰華發無根
樹魚跳萬仞峰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
劒峽徒勞放木鷺師曰脫却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
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踣跳問聖君御頌
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艣棹
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

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
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毘
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
業師曰碎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
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事是加增之
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
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
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
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
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它不得名選他

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
渠渠旣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
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
云放曠長如癡兀人它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應物現
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卽今現形
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
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
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
後去也師曰錯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

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
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
拜師乃咩咩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
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
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糲
糲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
水伴歸無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
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鶯虛拾得寒山爭賤貴
覲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闌瓦市逼塞虛空
普天匝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峰南山鼉鼻玄沙

見虎俱胝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
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
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
餘一朵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星多
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
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卽就曰如何
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卽失閉口卽喪未審
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
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

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
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
用如華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
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
黃葉落時聞擣衣叅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
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
跨五叅上堂一刀兩段埋没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
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
明州九峰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嫡子是
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

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蚱
蟻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爲不
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
便磨唇將背將粥飯氣熏灸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
不得已豈獨山僧看它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
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
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爲不敢埋没諸人山僧既不埋
没諸人不得道山僧會陞座叅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
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叅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
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
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爲甚麼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
師曰道甚麼曰莫瞋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莫坐倚城郭無
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福州雪峰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
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
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

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夜嘶鳴
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
作袴參

令滔首座久叅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
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
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
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
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羅哩羅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衆眼何便歸衆師喺兩喺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

荊州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睂州丹稜人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方叅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褌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

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于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霧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床窄先臥耳噴愛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褌赫赤莫恠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

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疾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雲蓋志顥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箇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四祖端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閒垂一釣容易上釣來

雁蕩山文吉禪師法嗣

温州淨光爲覺禪師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未審西來意若何師曰道什麼云恁麼則便是和尚爲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淨光紺宇古佛祇園聞名者塵心頓息目觀者宛若昇天面臨郭郭背靠林泉處處盡歌皇化何須演妙談玄向上一竅又且如何驀拈拄杖

卓一下曰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下座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繞須彌人間分晝
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楞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叅
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
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上方齊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
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

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
天早晚雪溪難辯路高低叅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泉州人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
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諍閭閻漢若
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
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
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遊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
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叅北禪賢問近離

甚處師曰福嚴賢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賢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賢笑云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健否師曰健云向汝道什麼師曰令北禪莫亂統賢云念汝新到不欲打汝師曰倚遇亦放過和尚茶罷賢又問鄉里甚麼師曰漳州賢云三平在彼作什麼師曰說禪說道賢云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賢云有露柱卽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賢云半夜放烏雞師因倒心師事之後游西山睠雙嶺溪邃栖息三年與英邵武勝上座游應

法昌請決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滌漏以拄杖劃一劃曰這箇且止宗風事作麼生英云須彌安鼻孔師曰臨崖看滄眼特地一場愁英云溪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鐵蛇鑽不入師曰有甚共語處英云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劃云宗風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與一掌英約住云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作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與一掌英云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峰萬壑古屋數間師至安樂之火種刀耕衲子時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

單丁開爐日以一力搗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枉用脩因證果喝一喝曰但能一念回心卽脫二乘羈鎖又曰毗耶杜口做做宗乘驚嶺拈花翻成毒藥九年面壁鈍置先宗半夜傳衣欺它後學馬祖卽心是佛大似待兔守株盤山非心非佛可謂和泥合水如斯之見盡是敗壞祖風滅胡種族承虛接響罔聖欺賢後學無辜遭它指注若論此事諸佛不會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達磨不西來二祖

不得髓直得皇風蕩蕩野老謳詠心無所恃行無所依聞禪與道似見冤家說色與心如逢猛虎法昌然後與你挑野菜舂黍米作和羅飯煮骨董羹饑卽食困卽眠不由諸位自崇高莫學三乘立發課大寧寬禪師至師畫地作此^④相便曳鋤出翌日未陞坐謂寬曰昨日公案如何寬畫此^⑤相卽颺撒之師曰寬禪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坐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汲浪嘖幾多頭角爲龍去鰕蟹依然努眼睛南禪師至師方植松南云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師曰臨濟道底云栽得多少師曰但見狼啼鶴宿聳漢侵

雲南指石云這裏何不栽師曰功不浪施云也知無下手處師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此來南大笑云蒼天蒼天乃作偈云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帽出長安驚峰峰下重相見鼻孔元來總一般又畫此○示之師曰葫蘆棚上摘冬瓜麥浪堆中釣得鰕誰在画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答之南云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溪又畫○示之師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啣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游又畫此○答之師又與南舉程大卿看生

緣話師曰和尚何不直下與伊勦絕却南云也會爲蛇畫足來是伊自不瞥地師曰和尚如何爲它南云咬盡生薑呷盡醋師曰流俗阿師又恁麼去南云和尚作麼生師拈拂子便打南云這老漢也是無人情時南道被天下叢林宗之而師與之酬唱如交友一時豪傑多歸之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謁報道今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

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床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卽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瓜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卽徧叅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東魚行澁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

爐火一攢放下茱萸空中竹櫬倒却迎葉門前刹竿直下更云不會筭來也太無端叅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輪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禪床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

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福州彭氏子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揜起拳良久曰叅又一日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

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晝橫
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
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
山青擊禪床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
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
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眾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
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
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
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
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

義千里蘇香象不圓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
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
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廬山萬杉善爽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杉境師曰萬株
杉下千尋竹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老僧叉手對
闍梨問佛法大意請師指示師曰崑崙頭戴華山尖
乃曰古卽今今卽古家家函下有諸祖文殊示現滿
山川自是時人不能悟大眾且道悟箇甚麼喝一喝

晚叅侍者度拂子與師師曰百丈昔因拈起悟始覺
蒸糊是麪做禪人到此莫商量向道僧堂對厨庫復
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教老僧說箇甚麼
良久曰春困歸堂打睡

廬陵禾山楚才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寶積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寒猫不
捉鼠問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學人如何下足師
曰大地草漫漫僧云謝師答話師曰明眼人難瞞僧
云大衆一時記取師曰曹山今日失利問法雷一震
龍象四來如何行令師曰清風不會儂家意吹散白

雲撩亂飛僧云學人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脚
踏實地乃曰善應羣方萬機叢湊相逢相見卽不問
你拈匙把筯爲甚麼道不得良久曰曹山今日失利
又曰山不青水不綠南北東西無下足白雲片片嶺
頭飛夜來却入蘆花宿又曰千江競湊萬派同源寶
月騰輝光分沙界山河大地明暗自殊坐臥經行何
人分上其中莫有語言道斷函蓋相應底衲僧麼出
來與曹山相見時有僧出方禮拜次師曰大衆分明
記取話頭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

曰喫粥喫飯

續傳燈錄卷第五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第五 計字七千九百六十八箇

該銀三兩五錢八分六厘 荆溪釋實見對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コ
九